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09

群書考索卷之九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周禮

學詩學禮之說

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遺矣語或問

正心誠意之學

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李心朝成申翁事

國家之制度

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者子

李方子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若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法亦不可見今文公編矣

宰相所行之事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止遇文武之君始可以得行其志同上

大體非聖人不能為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同上

冢宰之職為至繁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上

冢宰領王之服御

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同上

太冢總六典之職

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所掌特尋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總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太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耳如此山齋

太宰道揆非有司之職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太宰既建之矣而太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以道揆者也太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謂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史以掌官書為事太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以道制法有不與

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

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
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太宰道揆與內史不同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若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若謹法守於上而道揆所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太宰言詔王馭群臣則疾徐進止制於上而太宰有同於君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而不言群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於馭群臣非所宜也
古人任相之意至後世而輕
夫周以小宰二冢宰而漢人以御史下丞相周以邦治為冢宰而東漢以政權歸臺閣周以冢宰制百官而唐以諫垣為糾宰相下吏輕上爵卑職侮尊位豈惟政治有所不行而其漸豈可長耶精
古人任相之專
古人之任相待之以誠而不疑畀之以權而不忌求之周官冢宰之職則可見矣凡作大事則百官皆稟命於冢宰而王眡治朝與夫眡四方之聽朝則冢宰必從而贊治焉若邦之小治與四方賓客之小治則冢宰得專聽之至於群吏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皆冢宰視百官之功過以詔王為之而弗予好惡之私不與也故觀內府之職曰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共之司會之職曰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夫賜予廢置皆王之職也冢宰皆得並言之亦足見古人任相之專若此後世申屠嘉詰責鄧通而文帝不加怒是嬖倖之不法宰相得以專誅姚崇敘進即吏而明皇不應是即吏之秩卑宰相得以專授此正得古人待相之體自武帝與田蚡爭除吏之後而宰相唯唯憂死不給德宗以猜忌而貶陸贄而刺史縣令以上悉自選擇中書行文書而已豈識周官冢宰廢置誅賞之意劉昺
內庭之職隸太宰所以格君心
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女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鼈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

仆為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蠹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奉承以順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 康案 博議

太宰兼六卿之職

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攷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攷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廢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舍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犒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 閒上

三公兼官

自虞唐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又兼蓋一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蓋一

才而兼七職矣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
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燕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燕卿大
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軍也其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
是也同上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涉市野不踰國人不
侵官后不敢以妒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
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正與
者也而尺寸不敢易所以晉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
中消其富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
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
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各率其屬何往
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

法度之意

東萊

必有開疆闢土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明道
周禮是非古人言周禮者如漢武何休皆深攻之則以為未世紛亂之典六國陰謀之說取之則以為盛
王周公致太平之迹一是非如此後世何所從乎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爰於經而列於經此子所以不得不辨其
非所以明其是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
以始皇恃惡之故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此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
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
時周室猶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
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博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

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絶之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馬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未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冬官書武成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冬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大裡之最明而皆與古書冬則其小者可知矣 顧齋

周禮建都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謀方千里故舜氏曰周公居其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說信矣然武成作雒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謂成王國惇有是理乎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

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邑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至大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冬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以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九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

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況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處故得久景西表去中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見纔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久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闕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僭擬或相什百往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指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者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果乎故嘗正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里均此則可矣而謂必合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必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理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自可知其非也經說

封國之制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放周官建國之法則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當時之制必若相侯何也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荅北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士列爵分土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

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炎無疑其為非也陋儒鄭氏釋王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故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矣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餘斥大遠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之已不得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於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況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百里而男開方之立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而尺之有短長耶夫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但當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遼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說者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耳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作周官書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良齋文）

設官分職　唐虞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夏商之制萬萬不啻者何乳畝詳言之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擾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擾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乎為之說者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人天之至尊惟萬隶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得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義古者司徒掌教化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乃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木仁今謂之禮豈能主哉也或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夏者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饔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鵠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矣且其趨走之吏僕隸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竪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氏去疐壺涿氏除水蠱祚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一官乎瀆亂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有鄉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鄉一人

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一百二十五人上士一鄉之中自鄉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十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雖盡土之所產賦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隣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鄰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之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萬不耕之人乎況又不止皆食諸侯下士之祿況又鄉遂之外他官至衆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又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愚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以財不足祿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隋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啟若人耳

王后不會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則不會然則費用之潮盛可不之慮乎

禮有虞神 禮有虞神分所當然爾故三公北面執璧所以示虞也然不知孤卿大夫所以示虞禮於賓客也然不知夫人致飲又反以東面西面何哉后則不會然則費用之潮盛可不之慮乎禮當辨此說

先王曰周官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皮白卿執羔大夫執鴈說者曰三公臣之職尊者也故特展使北面荅君必子男所執三公執璧服毛最展使與子男同也其在酒正其后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醫酏糟說者曰后致飲無禮醫酏糟在衆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醫酏醴展也夫人不敵

王故得備之也黃子曰非也先王制禮不如是之顛倒禮者何也正名分之謂也名分一正則尊者不得踰卑小者不得加大賤者不得妨貴是以上下無爭國家可長保也名分一紊則卑踰尊小加大賤妨貴覬覦之心一生則亂亡隨之也三公之尊坐而論道為孤卿大夫百僚之率其宮室車旂衣服之物莫之敢伉也今謂三公北面以示屈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示不屈而又執子男之璧服于男之冕於禮稱乎王后天下之母也尊與君同自夫人以下皆賸其禮儀制度自相縣絶今后致飲乃無清醴以示於夫人致飲反有清醴以示不屈於禮又可乎以三公之尊為嫌而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以后之敵體為嫌而卿大夫之不屈反不以為嫌乎若然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宮禁之內王后夫人各分俱不正矣不至於上下乖爭禍亂隨之者幾希若夫公侯之禮尚不得而同況使尊者屈卑者伸乎先王制禮防閑萬世所以嚴小大尊卑之分至矣後世猶踰越等威制以相攘奪況自亂其名分乎此其雜說百知也而三禮義宗又曰三公服章有五欲見其屈於得用又以明其伸伸者見其尊貴之理屈者明其為臣之義又三夫人服有二等迫於后則屈狄以放三公夫人以明其屈也不迫於后則服揄狄以劾侯伯夫人以明其伸也先王立禮固有定制豈有一三公之服有屈者又有伸者一夫人之服又以時而屈伸紛紛如此誰能辨之又因周禮而失之也嗚呼孰知其誰之陋亦本於穀梁氏乎春秋求公十年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據經公及諸侯盟則書諸侯及大夫盟則書大夫之微者盟則書人此本無他說穀梁乃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豈謂大夫迫近於公盟公則嫌其伉微者位卑則不嫌其伉也此妄也公誠不可與大夫盟則春秋嘗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蔑何也穀梁為一字之巧說非矣後之言禮者乃推是而為禮之屈伸陋學相傳何時已乎及齊

內宰之職周人以辨宮九嬪九御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密房帷之事非外官所治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之衆而使之出入宮禁以陰禮教后及九嬪經是理況

謂之婦職織紝組訓之事內宰其果蓏教之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宮掖使令掃除之事不可以無人於是不得已用奄官所以為之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傲無嫉妒無讒言無私謁在人君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二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矣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所專特主饋食於中爾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為春官之屬乃使世婦內宗外宗與為在世婦則每宮卿工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梱今使宮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理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酌賓也此又不可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特為王同姓二王後乎以在中饋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繹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侯使穆使享陽侯夫人助君獻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燕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制禮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閑之微意乎子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使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鼠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為陽侯竊夫人而發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亭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諄制祭之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社陽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鄭牢之延狩同

度量德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無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捨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所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理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九賓客之祿獻猶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

三物興賢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則十有八目其為賢舉之法亦可謂詳矣然不知當時人才備此六德六行六藝者誰歟

言取士者皆謂莫成周之盛蓋取之於鄉素有以攷其德行道藝平日已書於族閭州黨及三年大比鄉老以禮賓之宜其所得必真賢實能也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固善矣然果若周禮所載否乎今讀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見其立制不中矯名亡實乃知漢儒臆說之非成周之舊典也古之取士務求所長而不責其備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求才而責其備雖聖人不能今司徒之三物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以為十有八目今欲興一賢能必以六德六行六藝兼有是十有八者而後可則捨伊周孔顏無人也皐陶之陳九德自寬而栗至於強而義必有是德而後可用也然必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蓋可為卿大夫者不過曰宣三德可為諸侯者不過祗敬六德采嘗責人以九德之備若大司徒之十有八事亦不求人之備是則亦當如皐陶謨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今下並無其文是使人備是三物而後可乎且六行人可為也六德之中則有不可為者焉曰知曰義曰中曰和猶可能也若聖與仁夫子以為豈敢三千之徒惟一顏子僅可言仁他人皆不可況其聖乎仁且聖人皆間出者也其誰敢當是名耶名為宣敬如必求聖者而充其選何易得耶抑不知大司徒果何以施教人以仁聖仁聖亦可以教人乎至於六藝之中謂射御書數

蓋藝則是矣而禮樂乃道之用德之大者亦謂之藝何耶孟子嘗言禮樂矣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則是禮樂者無他潤飾仁義而已夫子曰毋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今之禮樂即為藝非聖人之所謂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若禮樂但一藝可游而不可據雖無禮樂何害為又及乎以孔孟之言質六司徒之法相戾多矣故三物之制有不可者三責人以備一不可也求仁聖於賢能二不可也捨禮樂為六藝三不可也成王周公立一制必不有三不可焉可知漢儒之臆說也王川

屬民讀法 五經之文未嘗有屬民讀法事唯周禮何言之詳州長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首祭祀是也黨正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六四時之孟月及春秋祭菜是也族師則一歲屬民讀法者亦有四時之吉及春秋祭酺是也至閭師曰又無時凡春秋祭祀祭政又以其幾說者曰彌親民於教亦彌數鄉大夫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至十有四焉閭胥官卑於民至近讀法無有時若此然比長於民尤親民者又何以不屬民讀法乎

夫四閭為族族之民即閭之民也為州州之民即黨之民也今則黨族閭讀法多同其曰民既讀法於州而又得又至於族將誰適從乎且民之趨事赴功析因夷隩各從其時之不暇至其閑暇之日亦各欲休息何乃一歲之間州使之讀法者三黨使之讀法者六族使之讀法者十有四閭使之讀法者又無數不亦弊弊然其勞將見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而惟讀法之為急不亦憂民之甚乎夫種木者深根寧土而俟其自殖昧者乃旦旦而視之搖土而撥之而木性已搖矣王者之於民不過輕徭薄賦以寧其生崇德明義以化其心則無窮民其心化則無奸民何嘗區區以法令今日使讀法於此明日又讀法於彼使民有終歲奔走從事之勞是何異昧者之種木欲其生而反搖其本也此決非周公之意不知治體者為是說爾或曰聖人之教民委曲詳重務使人心皆明知之讀法雖數何足為疑曰不然盤庚方欲遷都民咨胥怨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周公欲伐四國議者以為艱大乃作大誥以開其未喻至於商之頑民未知化於是諄諄作多方多士之書皆國事曉勸之爾何嘗聞數故諷民以法乎法者治之末爾向使人心皆明知之又豈移風易俗

之道耶紫芝文集

免役多少　役法一也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役者少則必至世祿者多必不免何也

鄉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實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

橫渠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曉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春秋

春秋有言外之意

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切恐不然文公語錄

褒貶極是嚴謹

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耳